

帮助那对母女，对石神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要是没有她们，就没有现在的自己。他并不是顶罪，而是报恩，她们想必毫无所觉。这样最好。有时候，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，就足以拯救某人。

看到富坚的尸体时，石神的脑中已拟好一个计划了。

要完美地弃尸很困难，就算做得再怎么巧妙，也无法将身分曝光的几率降到零。况且就算运气好真的瞒住了，花冈母女也无法安心。她们将会成天活在不知哪时会东窗事发的恐怖中，他实在不忍心让她们受那种苦。

让靖子母女安心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只要把案子和她们完全切割开来就行了。只要移到乍看之下好像相连、其实绝不相交的直线上就行了。

于是，他决心利用“技师”。

“技师”，就是那个刚在新大桥旁过起游民生活的男人。

三月十日清晨，石神走近“技师”。“技师”就像平时一样，坐在离其他游民有段距离的地方。

石神主动提议，要委托一桩差事。他说有个河川工程需要几天的监工，他先前就已察觉“技师”以前做过建筑方面的工作。

“技师”很讶异为何会找上他。石神说，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本来受托担任这项工作的男人发生意外不能去了，如果无人监工就拿不到施工许可，所以需要有人代工。他这么告诉“技师”。

交付前金五万元后，“技师”一口答应。石神带着他，前往富坚租的出租旅馆。在那让他换上富坚的衣服，命他安分地呆到晚上。

该晚，石神把“技师”叫去瑞江车站，他事先从条崎车站偷了脚踏车。他尽量选新车，因为车主如果能闹开更好。